

劍

氣

千

幻

錄



【台灣】司馬翎著

司馬翎武俠精品系列
11



【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】

(11)

剑气千幻录

中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第十七回 水气迷蒙山庵换剑

他并不知道这大片的竹林，内中藏有佛门降魔护法的阵法，略略借助竹林的曲折和林中的阴暗，令人生出幻象，自行迷坠于幻境中。

另外在竹叶中张布铃网，以便那些高明的魔头，不受幻象所侵，越林而出时，庵中也有警讯防备。

故此这片竹林阵，似难实易，有惊无险，实力差的人，当然无法出阵，而即使身手高明的魔头，也难以不惊动庵中人而脱身竹林，此中消息，甚是微妙。

尽管钟荃不明底蕴，但他一则是佛门高僧的入室高弟，二则本身功力已锻炼至八分火候。焉会陷入幻境之中，以致心神迷乱？是以最多不过觉得眼前昏暗，有如夜色已临，甚么都瞧得不大清楚。

方才那暗袭的两尼，身形一闪即隐，实在不过是借着阵法隐蔽身形而已。

钟荃却以为定是了不起的能人，心中大为戒惧。

他的眼光尚未从头顶竹叶移开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蓦然间纵身而起。

却听一声清亮的铃响，从那边传过来，他不知是何原故，身形毫不停滞，穿叶而上。

竹叶丛密中，那片铃网被他一顶，发出嘹亮的铃声。

声音未歇，他心中已恍悟方才那一声，定是邓小龙也打着同样主意，故此触动铃网机关。

这刹那间，他双手一分，已扯破铃网，略一换力，便穿叶而上。

他提住一口气，轻飘飘踏在竹梢上，身形随着竹梢起伏，眼光却向邓小龙那边仔细搜索。

猛觉身后簌簌微响，忙掉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灰衣老尼，左手倒持着长剑，右手竖掌当胸，双眸炯炯，正打量着他。

钟荃吓了一跳，以为方才在林中的女尼跟踪穿叶飞上，却不曾听到枝叶之声，这种身手，岂是自己所能相比？

那老尼法名万缘，乃是万妙庵主的师妹，独居于庵后竹林中一所精舍。是以一闻铃网警讯，立刻便能够持剑来到。

钟荃被人家先声所夺，胆气已怯，呆呆不动，显然露出进退失据的样子。

万缘老尼冷冷哼一声，似乎也瞧出对方的怯意，倏地右掌虚虚斫出，袍袖飞扬中，发出一股掌力，口中跟着喝道：“下去！”

钟荃身形如行云流水般移开数尺，但觉对方掌力拂身而过，甚是劲紧。

他愣了一下，只因对方发出这一掌，自己虽没有真个去接，却觉察出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的高明。

万缘老尼一掌落空，也自跨步移身，只因他们此刻身在竹梢之上，要不是身怀上乘武功，这地方连停顿借力也不能，何况发出掌力。

不过这竹林内另有古怪，这万缘老尼并非全恃轻功，而能够从容在竹林顶上发掌击敌，却是脚下另有秘密借力之处，虽则仅仅是在枝叶中，暗暗藏有指头般粗的铁枝，脚底可以稳实得多。

但到底也不比平地，是以一掌发出之后，便不能再稳立原处，非跨步移位不可。

钟荃又退了数尺，却是向庵左退去，那边尽处，便是万丈悬崖。他心中忖道：“这老尼掌力虽不见得怎样精纯，但到底能够在这种万险之处发掌，这种轻功，的确是匪夷所思。”

心中尚未想完，只见那万缘老尼左足提起，右脚点在竹梢上，乃是金鸡独立之式却稳如磐石。右手戟指喝道：“你以为凭着一点轻功，便可胡作乱为么？我华山大悲庵，岂容宵小撒野？还不赶快跪地自缚，随贫尼去祈求庵主从轻发落。贫尼再一出手，那就悔之莫及了。”

钟荃可不能像她那样稳立不动，而是要不住移位换力。

前面一带被那老尼封住，不知不觉便老是后退。那老尼的话入耳分明，心中不由得反驳道：“纵使我粉身碎骨也焉能失辱师门，跪地求饶？简直是

胡说八道。”

口中却只关心地问道：“究竟你们把桑姑姑怎样了？”

他们所要知的仅仅是这一点，只要这老尼一答出来，他们再也不会打扰这大悲庵。

可是对方哪知他们对这回答竟是如此渴求，而且也犯了大悲庵之忌，冷冷道：“你要知道么？下去再讲……”末后的四个字，倏地变得声色俱厉，接着斜斜欺身而上，足尖一点到暗藏铁枝，右掌又疾推而出。

钟荃疾如旋风般，又退开数尺，万缘老尼步跨连环，一连发出三掌，把钟荃迫退老远。看看已到了悬崖边沿，钟荃还未知道。

万缘老尼到底是佛门中得道之人，此刻却不肯因私人恩怨迫令钟荃糊里糊涂掉下去，破了杀生之戒，忽地收掌凝身道：“你瞧瞧后面再退。”

钟荃侧首一瞥，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跨前两步。

万缘老尼喝一声，五指张开，疾抓而进，欲以擒拿手把敌人抓住，以便发落。

钟荃虽觉得敌人这一出手，并不怎样厉害，但心中已认定对方深不可测，这一式虽然不起眼，但谁知其中有什么奥妙变化？嘿了一声，双掌齐出，竟是云龙大八式中“灵台擂鼓”之式，以攻为守。

万缘老尼在这瞬息之间，单掌连攻带封，换了三式，但觉对方仍然潇洒从容地递了一掌进来，疾扣肘间捉筋穴，心中大骇，沉臂横肘一撞。啪地微响，掌肘相交。

钟荃只能使出三成力量，哪及对方脚下稳实，又是以肘顶撞，力道绝大，不由得脚下一虚，连退三步，恰好已到了悬崖边缘，严格说来，他简直已在悬崖之外。

因为崖边的竹树已稍为向崖外倾斜，是以俯眼下望，已是凌空临虚，深不可测。

他脚尖探处，忽觉异乎寻常地稳实，心中大为惊奇，忖道：“天幸这儿有处大可垫脚，即使是发力换掌，也不惧了。”他并没有思疑是大悲庵尼姑们弄的玄虚，一方面固然缺乏阅历。一方面也因大悲庵的地位名声，焉能闹诡弄诈以取胜？有这个原故，当然不会往下推想了。

万缘老尼震退对方，但见敌人已退到边缘，再退半尺，便得掉下万仞悬

崖。不过敌人恰巧站在铁枝尖上，身形显得稳如山岳，雨珠汇成一道细流，淌过他强健虬突的胸部肌肉。

她不由得为难地踌躇一下，这刻她深知对面这少年，实非等闲之辈。

自己方才小看了他，差点儿没吃亏，幸而脚下得力，才占了上风，然而这可不大大光明，并且可见敌人功力之高，委实在自己之上。

今日之事，要保全自己个人与及华山大悲庵的面子，非把这人收拾了不可。况且敌人乃是和桑清有渊源的人，当年庵主和桑清曾经比武而结下不解之仇，她和庵主同是万字辈份，当年也偏袒着庵主，连带桑清也有了仇怨。这些年来，不但仇怨未清，并且因屡有江湖人来华山大悲庵找寻桑清，有的是慕名，但大多数是寻仇雪恨。

庵主虽与桑清有仇，但到底是代表华山之首，焉能眼睁睁让人寻上门，索取桑清下落？为了本门声誉，以及憎厌那些自认了不起的魔头们乱闯本庵，不得不出面驱逐来人。

是以迭有凶斗之事发生，虽然总是大悲庵赢了，但这种麻烦便够这庵中清修的尼姑们好受了。

逐渐大悲庵对付侵扰的人，手段变得甚为毒辣，总是将人家武功毁掉，方饶了一命，否则不惜开杀戒。

风声传出，十余年间竟没有人敢到华山大悲庵来搅闹，这样大悲庵的女尼们慢慢将仇视扰庵的人之心收起。而江湖上也渐渐将大悲庵十多年前那种激烈手段淡忘，以邓小龙而言，出道已有十二三年，但也没有什么印象，因为他本身既与华山没有来往，其次大悲庵以往曾毁的，尽是武林中邪派人物，听起来似乎有锄奸惩恶的含意。

是以这次上山，半点儿也没料到大悲庵所以曾经激烈对付闯庵之人，不论是好人是歹人，都是因桑清所惹起。

万缘老尼和万妙庵主同辈，自是比之白莲等人怀有较深偏见。

这时她已确知对方乃因桑清而来，不免触起仇恨之心，将佛门慈悲心肠收起好多。

当下剑交右手，徐徐举起，身形作势欲上。

钟荃早料定这老尼定是本庵中老一辈高明人物，这一剑攻上来，自己赤手空拳，恐难接住。不自觉地吸一口气，毛发俱动，已施展出先天真气，那

第十七回 水气迷蒙山庵换剑

般若大能力的功夫。

可是心中一动，忽然又恢复原状。原来这一刹那间，记起了土行孙贺固便是惨死在这种功夫之下，自己已曾决心不再施展使用，是以立刻放弃。

在这紧张关头，他反倒镇定起来，双目闪出炯炯精光，等候敌人动手。

忽地两丈之外，一个女性的苍老口音大声道：“三妹你怎么啦？这厮可是她勾来的？”

万缘老尼的剑倏然垂下，退开三尺之远，应道：“正是她勾来的。”

风声飒然，雨丝中飘来一条灰衣人影，手中提着一口精芒四射的长剑，年纪和万缘老尼差不多，但鼻勾鼻尖，两颧高突，看起来但觉是那种冷酷而心褊气狭那类人。

这老尼正是万妙庵主排下来，第二位的万因老尼，昔年是她一力主张以激烈手段应付抗庵之人，而也是她手底最为凶狠。

这万因老尼似乎不必再想，疾然挺剑冲上。

钟荃双掌一错，暗运全身劲力，并且盘算好应付之法。

万因老尼脚下功夫比之万缘可高出一筹，疾似旋风急卷，手中锋快之极的长剑起处，一式“数点梅花”，直袭中盘。

剑尖离着钟荃胸前不及一尺，嗡然一响，震出数点寒光，分刺胸前几处穴道。

她这一剑的功力，比之和邓小龙交手的白元女尼，同是使出一样招式，可是威力判然有别。

钟荃蕴劲蓄势，单掌急探而出，竟是云龙大八式中的“龙子初现”之式，巧妙之地从剑光中探进去，指尖一拂，截腕夺剑。

剑风拂处，衣袖卷裂，可是他指尖已堪沾到敌腕。

万因老尼做梦也料不到敌人有这等精奇卓绝的招数，能够在自己剑光之中寻到丝毫空隙，探掌进来，自己的剑枉自自有三尺之长，也挡不住人家猿臂一伸，闪身欺近。

当下冷喝一声，剑收如风，眼看敌人身形微倾，已要乘隙冲出，口中一声去你的，剑光暴盛，化为“孔雀开屏”之式，在敌我之间，布下一面剑屏。

钟荃身形一仰，让开这凌厉之极的守式。

哪知在剑光织成的屏风中，寒风一缕，倏地光华尽敛，只剩下剑尖一点寒星，直探到咽喉要害。

这一下变招换式，乃是六合剑法中的神髓，招式相套，连环化生，端的奥妙无匹。

钟荃但觉这一刹那间，自己生像已经横下心肠，毫不动容。

俟得敌人精光耀眼的长剑挟着一丝寒风，堪堪点到咽喉之际，脚下用力一点，身形倒射而出，这一刹那间，双掌挟着沉雄无比的内家真力，猛击而出。

这一招胜在敌人无法预测，以他所站地方，再也不能向后移动分毫。是以万因老尼一剑递出，只估料敌人向左右两面闪避，接着连下煞手，必能将敌人迫下万丈悬崖不可。

哪知对方竟然倒退纵出去，自陷死地。

猝不及防间，敌人掌力已压腹而至，猛然运气护体，身形微侧，手中长剑顺势撒手飞出，划出一道精虹，电射钟荃还在空中的身形。

钟荃使的正是云龙大八式独步天下的奇异身法“飞龙回天”，在空中一伸手，绰住敌人下毒手猛袭的长剑，跟着清啸一声，腰动脚端处，飘飘飞回。

那万因老尼以数十年苦功运气护体，侧身硬挨敌人一掌。

噗地一响，身形便如断线风筝，斜斜飞退几步从林顶掉下地去。

万缘老尼冲过去，一把没抓着万因老尼，又觑见钟荃飞出悬崖，两件事凑在一起，不禁失声尖叫。

但转眼间，钟荃已经飞回，万缘老尼怒骂道：“原来是昆仑派的，你敢不把华山放在眼内么？”

长剑一挥，不管掉下的万因老尼，疾扑而上。

钟荃仍然回到原来的位置，渊停岳峙般屹立不动。

听到对方提起自己的门派，不由得心中一凛。

眼看对方飏飏连戳三剑，光华乱闪，乃是拼命进手的招数。

自己不知怎地，像顾忌什么似的，不敢使出本门剑法，长剑一领，斜斜削出，竟是施展出新近学来的拦江绝户剑。

他一剑削出，立刻弥漫着一股气流漩涡，正是那独步天下的真磁引力。

第十七回 水气迷蒙山庵换剑

要知钟荃乃是昆仑一等高手，学了那五招十五式正反拦江绝户剑。

以他的根底，自是一学便晓。

加上两日来潜心领悟以及偷闲操练，已是精纯非常，比之当日力拒黑猿贺雄还精进得多。

万缘老尼轻功上虽逊万因一筹，但挥剑猛攻，竟是豁出性命也要收拾下敌人的样子。

钟荃心中甚骇，幸而这拦江绝户剑，毕竟是道家玄门中最为神奇的太清派的无上心法，虽然只有寥寥几招，但一施展出来，其中玄妙神奇，真不是普通武林中人所能测付得到。

这时，一任万缘老尼连攻十余剑，总是自动向旁歪开，对方明明所取的是咽喉部位，剑尖递到时，却从肩上斜过，反而要迫不及待地撤剑回来自保。

钟荃有用过这拦江绝户剑法交手的经验。

从从容容地一直使下去，由正方三招九式，直到反方两招六式。

第一个循环之后，那股涡形气流更加强烈，然而外表上却更为隐晦，连风声也逐渐消失，这种似弱实强的剑法，的确可称是天下无双。

庵中高楼上发出清亮钟声，当当两下，震越山巅林表。

万缘老尼倏然一滑脚，身形猛坠，钟荃长身伸臂，运剑一黏一挑，把万缘老尼扯回竹林顶梢。

万缘老尼面目失色，退开两步，脚下寻到铁枝尖端站稳，横剑一哼，道：“昆仑小贼，你伤了我大悲庵的人，今日是个有死无生之局，你卖好也不行。”

钟荃像给她打了一拳在心窝似的，震动一下，忖道：“糟透了，她似乎不单恨我，甚至连我师门也牵扯上啦，怎么这华山的人都不讲情理的。咳，江湖上何尝也不是这样？”他感慨地叹口气。

只因他老是弄不明白，即使他们所寻的桑姥，乃是华山大悲庵的仇敌，也不妨先说个清楚，何以会一见面，便打个没休没完，无端结下仇恨？

忽地黑影一闪，万缘老尼的身后，多出一个黑衣老尼来。

这老尼身量高大，面方口阔，目光棱棱，神态庄严有威，俨然有大丈夫气概。

“三妹暂且退下。”黑衣老尼道，声音宏亮而清越。

万缘老尼倏然收剑退开，道：“庵主小心，这小贼乃是昆仑派的。”

钟荃吃惊地着这位黑衣老尼，敢情她便是华山大悲庵的万妙庵主，亦即是华山派掌门人。

正是人的名树的影，钟荃再狂妄也不得不对这一派的掌门人畏惧，何况他根本不是狂妄自大的人。

他抱剑躬身道：“晚辈钟荃，参见庵主。”

“算了。”万妙庵主拂袖道：“你这是晚辈参见之道么？白眉大和尚和你怎样称呼？”

钟荃不敢仰视，恭谨地答道：“是晚辈大师伯。”心中却忖道：“这番不得了，庵主若和大师伯有旧，我焉敢再逆犯于她？今番休矣。”

“哦？是你的师伯？”万妙庵主矍然凝视他一眼，顿了一下，徐徐道：“那么你便是当今昆仑掌门普荷上人的弟子了，是么？却是这等年轻？”

钟荃唯唯而应，心中更见惶恐。

其实他是白惊了，只因天下四大剑派，近二十年来，已没有来往联络。

往昔老一辈的各派高人，虽有甚深交情渊源，但这些老辈高人，早早纷纷谢世凋殁，即如以华山和昆仑而言，那名震天下的心如神尼，和昆仑的高僧时有交往，及至百灵大师接掌庵主，也曾与昆仑的苦行禅师见过面。

其时百灵大师从苦行禅师口中得知他的大徒弟白眉和尚，天资卓迈古今，极是不凡，心中甚欲一见，结果总没有到。

二十多年之前，百灵大师圆寂了，万妙接掌庵主之位，便算是和昆仑绝了往来。

不过万妙庵主往昔曾经数次听过百灵大师说及昆仑的白眉和尚，武功必将是四大剑派中之首，是以印象深刻。

而白眉大和尚年纪比之万妙庵主，还要老上十余年。

万妙庵主自己的关门弟子，便是白莲女尼，已尽得华山本门心法真传，她共有五个弟子，以白莲为最年轻和武功最强，如今几乎能和她相颀颀了。

可是年纪也有三十多一点，照理普荷上人的关门弟子也应比之白莲大一点，哪知竟是个二十左右的少年，是以令她大为惊讶。

这万妙庵主本来生性偏激，自负武功卓绝一代，但自从二十年前被木女

桑清以精妙招数所败，便潜心隐修苦练。

这些年来，火性也随之磨掉许多，她天性中的偏激唯一的表现，便是在于委任那心手俱狠的万因老尼为本庵执法大师。

这时她虽然对于万因受伤而忿怒，但已不比当年那般一触即发，何况这个不起眼的少年，乃是昆仑派的？那白眉和尚她虽不认识，但从当年四派剑会，所闻说昆仑铁手书生何涪的厉害，便可想而知了。是以她并没有轻视钟荃之心，尤其钟荃那种见到前辈，唯喏恭谨的礼貌，正是名门正派的特有教养风度，使她更加估高这少年的实力。

不过，她虽然没有轻视，甚且估高对方实力，但这估计仍然没有达到实在标准。

只因一则白眉和尚已将云龙大八式融会贯通，威力迥非何涪用的可比。

二则谁也不知钟荃竟然练有先天真气功夫，虽然仅属初步，但也威力无穷。

三则钟荃更学到玄门太清派唯一不传剑法——拦江绝户剑。

这种拦江绝户剑法所发生的真磁引力，简直是天下武林中所未闻的秘技。

从上述三点加起来，钟荃的武功，实在和他的年龄相去不只天壤，谁也无法从他的年龄上，推出他的真正功力来。

其实这时武林中能手异人，迭出不穷。

大都是年少英伟，奇才天生，不但各将本门剑术武功发扬光大，而且还有好些遇合，潜光千年的神物利器，都纷纷在这时机出土，各寻其主。

钟荃仅一出山，便曾遇到不少年轻好手，诸如玉郎君李彬、黑猿贺雄、石中矮胖怪人潘自达，还有峨嵋后起之秀陆丹等等，无不各怀绝技，随便拣一个，也足以震惊武林。钟荃本身更是其中出类拔萃之人，这些情形，便不是华山大悲庵主所能想象得到。

万妙庵主屹立在竹梢上，宛如渊停岳峙，她心中虽然甚愤万因老尼被钟荃所伤，但她是一派掌门，身份攸关，不便失言，徐徐道：“我大悲庵向例不招待男客入庵，而你们明着暗里迭次闯庵，一身技艺，果然高明，昆仑得此传人，实为可喜之事。”

她话声稍顿，忽然变得严峻一点道：“如今没别的可说的，你既仗着一

身艺业闯进本庵，还须如此出庵。”

钟荃惶恐道：“晚辈岂敢无礼，只因急欲谒晤桑……”

他的话声却被万妙庵主宏亮的声音掩住，她大声道：“三妹，且借你的剑一用……”

万缘老尼倏地扔剑，直射钟荃。

钟荃不觉微一仰身，剑交右手，正待挥剑去挡。

银虹急射，离着钟荃还有三尺许，那万妙庵主伸出虚虚一抓，手掌离着那剑也还有三尺来远。

却见那道银虹倏地斜飞，巧巧落在万妙庵主手上。

钟荃认得这种内家真力，乃是像隔山打牛那一类掌力变化运用。

不过像这万妙庵主，能够抓回数尺外的飞剑，功力之深，的确惊人。

要知凡是力量发易收难，不要说是将力量发出，还要把什么东西抓回。便是寻常在招式变化中，想将发出的力量，随心所欲地收回，比之发出力量，不知艰难多少倍。

是以能将力量锻炼到数尺外伤人，比之从数尺外抓物回来，其间的差别，便可以心领神会了。

万妙庵主一到手，轻轻一抖，那剑嗡然震响，银光耀眼。

她道：“你身临绝地，本庵主理应让你换地再战。但素闻昆仑心法，能在空中回折方向，想来这绝对对你并无妨碍。”

万缘老尼大声道：“他方才便曾飞出外面，又复回到原处。”

万妙庵主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你进招吧。”

她说得斩钉截铁，神情语气中自有一种令人不能违抗的气度。

钟荃迟疑一下，目光一触万妙庵主严厉的眼光，不由自主地应一声，道：“如此晚辈无礼了。”

但见剑光乍起，一缕寒风直奔对方眉宇，正是云龙大八式中的起手式“龙子初现”。

万妙庵主眼光一闪，看出钟荃所站的是竹林枝叶中暗藏的铁枝，是以才能够发力进招，当下算准尺寸，上身微仰。

钟荃眼看自己的剑尖，还差半寸不到，便不能沾上对方，除非离开所站位置。

但离开这仅有可以站稳之处，并不上算，立刻沉腕垂剑，改攻下盘。

万妙庵主双膝一弯，脚尖仍在原处，旋身一转，钟荃的剑尖恰好从腿弯处划过，又是一招落空。

钟荃心中明白那万妙庵主乃是让自己三招，然后再真个动手。

以万妙庵主的资格，并非是狂妄之举，当下刷地刺出一剑，直奔中盘，但仅仅是个虚着，并没有真个刺出。

三招已过，万妙庵主长笑一声，银光长剑翻处，当胸刺入。

钟荃斜剑急掠，使出“固封龙庭”之式，万妙庵主的剑尚未递进，力透剑尖，倏然化作数点寒星，笼罩住钟荃胸腹。

叮叮微响数声，那万妙庵主施展的绝妙剑法，恰好碰着钟荃也使出云龙大八式中唯一守式，内力尽从剑上透出，急掠之间，宛如已布下一堵剑墙。

两下一触，发出数声微响。

钟荃心头一震，忖道：“这位庵主内力比我高出一筹，差点儿没给她挤跌了。”

万妙庵主也是大为惊讶，对方竟然有这种微妙的剑法，封住自己这一下绝招，而且内力造诣，的确是不比寻常。

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一闪而过，万妙庵主又是一剑刺出，这一剑去势不急，但显然劲力尽蕴，一触即发。

钟荃心中念头一掠：“这一剑乃是欺我身陷绝地，是以这般刺来，我可不能像她那样，能够在仅可承受身躯重量的枝梢上，施展出这么劲厉的内力。”

对方剑尖已刺到胸前，他心中忙着，手上也不能闲着，急急斜削出一剑，风声随剑旋卷而生，正是那天下无双的拦江绝户剑。

这顷刻工夫，已经连削了三剑。

万妙庵主真力凝聚在剑尖上，正如那里暗藏着极厉害的炸药，一燃即炸。

谁知钟荃剑光连闪，但觉自己力量微微一歪，竟然刺向空档，连忙沉声一喝，斗地收回长剑。

钟荃一连削出三剑，才使对方的剑歪开去，觉得相当沉重，自己力量用多了，脚下有点异样。

万妙庵主凝眸一瞥，微哼一声，忽挥剑而攻，斗然间闪出千百道银虹，直袭钟荃。

钟荃那几招拦江绝户剑使开了，又是一连削三剑，但觉寒风飒飒，漫身而过，心中正自赞叹这拦江绝户剑法之神妙，猛觉脚下一沉，骇了一跳。

万妙庵主剑气如虹，疾然急戳。

钟荃百忙中反剑一封，当地一响，两剑相交。

万妙庵主叱一声，左手倏出，正好抓在钟荃指腕之间。钟荃脚下已虚，又吃万妙庵主持住腕指，眼看手中长剑被夺。这时，真个连想一想的机会也没有，倏然松手弃剑，同时已提气运劲，身形似退还进，疾如电闪一冲，那只被人夺去了的右手，已抓在对方右手的腕指之间。

这一下临机应变，没有什么名堂，因为究竟不能想像到有这种特别的情形而弃剑夺剑，纯然是他天资过人，浸淫又久，自然而出的招数。

万妙庵主这刻正是剑掌都施展不出，还得提防对方缠上身来，那成了什么样子？

高手相持，无论是时间或空间，所争者并非常人所能感悟得出来，决不至于贴身相缠，那简直是笑话了。

万妙庵主面色严寒之极，微哼一声，双臂倏然一振，排山倒海般发出内家真力。

钟荃啊一声，身形直甩飞开去，却见那万妙庵主脚下暴响，身形也掉下去。

可是人家可不会有事，只须稍为伸手抓住密麻的竹枝，便可定住身形，但他自己却不由自主地飞出竹林崖外。

他方才曾经飞出崖外一次，已经知道脚下乃深不可测的深壑，只因水气迷蒙，云雾傍崖缭绕，不知究有多深。

这时因是被万妙庵主摔出悬崖，便不能和上一次般转折飞回，当下心中大骇，身形已如弹丸飞坠，眨眼间下落了两丈许，眼看快要越过竹林平地。

这时必须自力更生，心中电急转过几个念头。

须知他这种云龙大八式身法，能够在空中转折回飞，一则只仗着招式神奇，有如云龙在天，二则乃是昆仑独有一种心法，能够将真力凝炼至近似有形之物，是以能在空中推动身体。

第十七回 水气迷蒙山庵换剑

不过，人总是人，如果要随心所欲，也得要有准备和架式才可。

这时他还有一步绝技，便是施展出般若大能力，这种先天真气的功夫，自然比之那种由后天内家真力凝炼的力量神效得多了。

可是他又曾经立下决心，不到将这种般若大能力练成功之后，决不再次使用。

然而此刻又是自己生死一发的关头，倘若不及时使用出来，没希望能够飞回竹林地面。则这一急坠而下，定是粉身碎骨无疑。

心中的矛盾，在这瞬息之间，实在教他够受了。

求生的本能强烈地抬头，强烈得令他毫无考虑余地，当下双掌潇洒地向下一按，嘭然大响一声，下坠之势立住，跟着双腿一端，身形便如神龙盘空，倏然向竹林飞去。

他的脚还差那么两尺才到地，眼前白光一闪，竟是一口利剑，急刺小腹。

钟荃虽在危急自救之际，身手仍不紊乱，尤其那剑上带出的风声，便知那人功力有限。立时使个身法，横移丈许落下，单掌已电闪急探。

那个暗袭他的，乃是年轻女尼，持剑那手的虎口间，可以看到一些血渍。原来是方才持钩袭击钟荃的两女尼之一，她的虎口裂了，自然剑上无力。

钟荃一把夺过长剑，小臂一振，那女尼啊一声，踉跄跌开四五步。

他一剑在手，胆气又壮，却不敢往竹林中钻，沿着竹林外的悬崖边缘，急急前走。

一眼瞥见两丈外的崖内凹处，下面另有山崖突出，而且似乎有路可通别处，当下脚下用力一顿，凌空飞起。

这个当儿，却听到后面有几个女尼喝叫之声。

他一掠两丈许，到了那边，闪眼下望时，下面突出的危崖离着还有五丈许高。

刚才在那边隐隐瞧见似乎别有通路，这一走近了，反而瞧不出是不是绝地。

他把心一横，暗忖道：“前无退路后有追兵，我打又打不过人家，又怕竹林中昏暗，与其力尽受擒，不如跳下这危崖再算。”

身后竹林内又有声响传出来，钟荃咬一咬牙，提气往下就跳。

五丈余高并非说着玩的，轻功稍差的，必定无法提住那口气，便以钟荃的身手，也得甚是小心才行。

他安然落在危崖上，举目四瞥，却见左右有路可走，连忙寻路前进，绕过这崖角，便是一片山坡，一直延伸出去，心中不禁大为欣喜。

这时连忙展动身形，一掠两三丈，急急逃走。

他可不知从这边转过去，已是绕过莲花峰。

眼前但见一座山峰屹立，这便是云台峰，他一时也不管什么方向，直奔过去，到了那座峰腰，沿峰过去，峰那面陡直得多，当下向峰下疾奔。

他从一处断崖跃下，猛见右面向峰内凹入处，有个三丈圆的深潭，在峰潭之间，有两座石屋，筑建得甚是精致。

潭中一块石头，像剑尖般直伸出水面，石顶大约有四五尺方圆。

像这样一个潭，当中又有这么一块石头，倒是古怪得有趣。

这时，正是邓小龙返村途中，雨势越发大了。他赤着上身，雨水淋在身上，流过古铜色光滑的皮肤。

生出一阵阵清凉的感觉，这使他有点儿振奋，生像那种清凉的感觉，使他的心也稍稍冷却，因而生出轻微的愉快。

他没有去注意那两座石屋，突然冲动地清啸一声，飞向潭心的怪石上。

脚尖还未沾石，石屋那面传来一声清叱，人影一闪，疾扑而来。

他吃惊地扫目一瞥，但见那疾扑而来的人影，乃是一个少女，头上包着一块浅青头巾，瓜子形的面孔，细长而亮。

身材颇长苗条，穿着一身紧身青布衣裳。

她手中持着一口青色的古剑，剑柄上的剑穗也是青色。

剑尖下垂，显然来势虽急，但并无伤人之意。

钟荃脚尖一探到石头，猛觉其滑如油，险些仰跌，连忙打个千斤坠，身形方定。

那少女飘飘在石上一落，忽然向前一倾，钟荃还未曾想到应不应伸手扶她时，青光一闪，寒风割面，竟是一剑已刺到他面前。

钟荃脚下不敢移动，勉强一仰头，手中长剑已急刺敌腹。

这一式正是以攻为守，图谋自救。

那少女轻轻噢一声，身形往右边一侧，已移开一步，手中青色古剑，已快要戳在钟荃肩井穴上。

钟荃心神真个被他扰乱，只因方才她一落身在石上，直像是要扑跌似的，谁知却是出剑的身法，一连两剑，把他弄得手忙脚乱，心神也不能定下。

这刻连忙一晃身，躲过敌剑，可是心知对方这一定是连环而上，况且脚下又不稳，只好身形微向前倾，打算掉在石上也比掉在潭里好一点。

果然对方收剑如风，倏又砍出，直奔下盘。

钟荃这时刚好脚下一滑，自动探剑向石，支撑身躯。对方一砍，刚好砍在他的剑上，生像他早知对方有这一招，预作拆解似的。

那少女惊噫一声，收剑退开两步，凝视他一眼之后，忽然皱眉呸了一声。

钟荃刚好站稳身躯，见她一脸厌恶之色，怔了一下，忽然灵机一触，大声问道：“姑娘可是姓桑？”

青衣少女哼一声，斥道：“你管得着么？”一剑斜砍而至。

这一剑的来势甚是古怪，尤其使剑名家，极少以砍势出手。

钟荃觉得仿佛极熟，像是什么地方见过这种剑法，但实在又未见过，心中动念之时，手中长剑已斜削而出，发出武林未睹的真磁引力。

那青衣少女一连砍出三剑，来路不定，煞是古怪难测，他也一气削出四五剑，却觉得虽能封住敌人攻来古剑，但全然不像以往使用之时之奥妙，仍然要留心而削，不能漏出丝毫空隙。

雨越发下得大了，从发际直沿下来的雨水，把眼睛也蒙住。

他手上一吃力，心中不觉有点愠然，禁不住大声喊道：“怎么华山的人都蛮不讲理哪？这儿究竟有没有姓桑的人？”

“有又怎样？”那少女身形在石上移动得十分自然，脚下毫无溜滑之弊，她尖声回骂道：“你才是野人哪，也不瞧瞧自己的样子。”

骂声中，那柄青色古剑益发斜砍竖砍，怪气之极猛攻。

钟荃觉得势头不佳，因为他只要微微移动，立刻便感到站不住脚。

而且对方剑法厉害之极，专在想不到的地方斫砍过来。自己的拦江绝户剑法，连环施展，也仅仅能够守住。